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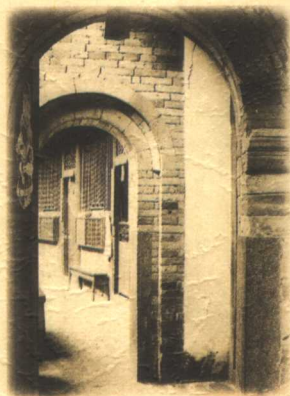
江淮晨报·作家部落

柴岚绮

著

烟火尘事

YANHUOCHENSHI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江淮晨报·作家部落

烟火尘事

柴岚绮 著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火尘事/柴岚绮著. —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2006.4

(江淮晨报·写家部落)

ISBN 7-81093-387-6

I. 烟... II. 柴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4980 号

烟火尘事

柴岚绮 著

出 版	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	版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版
地 址	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	印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邮 编	230009	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电 话	总编室:0551-2903038	总印张	60
	发行部:0551-2903198	总字数	1 248 千字
网 址	www.hfutpress.com.cn	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E-mail	press@hfutpress.com.cn	印 刷	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			图书印装分公司

ISBN 7-81093-387-6/G·105 定价:160.00 元(全 8 册)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

序

蒋子龙

我曾多次去安徽，每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安徽的人文景观。老子、庄子就不提了，文学史上著名的桐城派诸贤也可省略不谈，只讲近现代史上的巨擘：“洋务运动”的倡导者李鸿章，“五四”白话文的精神领袖胡适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“启蒙教父”陈独秀……都出自安徽。

面对这一中国近现代史上少见的文化奇观，恐怕没有人能不对安徽生出敬重和好奇之心。我正是由于此，结识了一批安徽的朋友，读了他们的许多作品，其中就有《江淮晨报》副刊的戴煌先生。因此也就有了这篇短文。

安徽地处内陆腹地，从文化上说应该是个“福”地。以前出了那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顶尖人物，今天更是后生可畏，让先贤们不会感到寂寞。读这套丛书中八位年轻人的作品，可证我所言不虚。

序

通常写东西的人，多是通过对社会、对人的观察之后，有了切肤之感才会产生动笔的冲动。这八位青年都是都市中人，他们每日为工作奔走，为生活算计，但他们内心里又都有自己的向往，包括对文学理想的追求。

像夏业柱、刘政屏二位，他们用质朴的文字，记录着平

1

凡人的平凡生活，歌颂着人间的真、善、美，从中，你很容易读出身为人对人生的理性思考，对家庭、对社会的责任意识。像赵德润的诗，跳跃的章节，发自内心的呼唤，令人心动。

束晓英、柴岚绮、李春三位用女性独到的眼光，从婚姻，家庭，养儿育女，穿着打扮的琐碎生活里，挖掘出一幕幕涓涓流水般的细腻文章，看得出她们在为人妇为人母的生活中，始终没有放弃独立思考的个性立场。

杨洁是用新闻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文学主张，从字里行间可看到女记者的艰辛。

这八位当中，戴煌是最早与我打交道的，他是我文章的责任编辑，也是这套丛书的策划者，他的短文里透出的，是更多的辛辣和冷幽默。

这些年轻作家的共同点，就是从底层里观察生活、体味小人物的命运，看似不加雕琢，却闪着不少生活的哲理和智慧火花。其实，人的生存方式大致相同，又各有不同，从人们生活的相似之处，发现不同，便能启迪心智，有益于精神。而这样写来，也让人更有兴味。

《江淮晨报》副刊想到了用出丛书的办法聚集作者，传播文学，不失为好点子。在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下，文学的形式和内容都显得有些衰落，而纸质媒体仍坚守着这样一块芳草地，为热爱文学、热爱生活的作者提供阵地，对促使文学的繁荣无疑会大有裨益。

春天到了，这是个放飞的好季节，愿这套丛书和它们的作者，飞得更高更远。是为序。

目 录

序 / 蒋子龙

1 / 故 事

RAIN / 3

女子如菲 / 6

而立开店 / 8

看见何文岸 / 11

小艾 / 14

小人物 / 17

我为她做过媒 / 20

一个人和她的名字 / 23

板车菠萝 / 27

弟弟 / 29

不懂 / 32

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/ 36

桌子 / 39

祝福异乡人 / 42

饭店门口的人 / 45

钢琴女子 / 48

九月的洋菊梗 / 50

目

录

-

1

将爱 / 53
记着 / 56
阿拓的店 / 58
外婆这样的女人 / 60

63/ 俗 粉

一次逛街经历 / 65
我这样通俗的女子 / 68
慢慢来 / 71
合肥的南方和北方 / 73
喜欢他们 / 76
俗粉 / 78
我愿意的结尾 / 80
想去王大郢 / 82
去另一个城市 / 85
开一家饼子店 / 87
收了翅膀的蝴蝶 / 89
界首路3号的生活 / 92
浑浊衣裳 / 96
回家的路 / 98
幸福生活 / 100

103/ 当 时

当时的月亮 / 105
光阴的样子 / 107
手机里的短信 / 109
地上的彩虹 / 111

闻铃声识人 / 113
美菱大道的银杏树 / 115
合肥人的冬天 / 117
市府广场巴士站 / 119
街头秀 / 121
一些被你疏忽的职业 / 123
用手机拍照 / 125
多年以后 / 127
城市的地下通道 / 129
只露一点点 / 131
街角的寿司店 / 133
超市女人 / 135
做旧 / 137
吃瓜 / 139
消失 / 141
光阴的 MV / 143
从前的老馆子 / 146
永远的甘蔗汁 / 148
长街的转角 / 150

153/ 和 你

和你一起去拍照 / 155
我的淮北平原上的爱情 / 159
星期天的糖醋软排 / 161
我爱厨房 / 163
晚安雏菊 / 165
婚姻是大排档 / 167

你吃蛋黄，我吃蛋白 / 169
和老公搭一辆车 / 171
女朋友和老婆的区别 / 174
第 N 个结婚纪念日 / 176
家有 BOBOS / 178
21 点 45 分的卡布基诺 / 180
房子 / 183
取一个名字 / 186
小农的手机综合征 / 189
谢谢你，妈妈 / 193

197/ 宝贝

让我欢喜让我忧 / 199
宝贝尿床 / 202
我要摸你的耳朵 / 205
小树长湿疹 / 207
大把花银子 / 209
我们要上幼儿园 / 211
宝贝大比拼 / 213
偷吃的老妈 / 216
希望你健康快乐 / 218
等我长大了 / 221
自学成才 / 223
长大我要做妈妈 / 225
我把偶像让给你 / 227
好妈妈，坏脾气 / 229
你看我像不像新娘 / 231



故 事

偶尔空白的下午，我捧着一杯热的白开水，趴在窗台上，看楼下范巷口人行天桥上的人群，向左走向右走，就忽然要想起她来。想打个电话，跟别人讨论她，知道她从哪里来，知道她为什么学杂技，知道她爱情的结局，知道更多关于她的事情，拿起话筒，却不知道，在这个拥挤的城市，我该拨号给谁。

Rain

Rain 是我在那次饭局上认识的女子，很好，很文静，穿黑色瘦身大衣，长到了脚面，偏偏个头又是不高的。所以，在饭局的间隙，她由洗手间归来的路上，我看她，在拥挤的酒桌间小巧穿行，像一个心事重重的小女巫。并且，令我惊奇的是，她的职业，居然是玩杂技的。

Rain 的一头长发全染成了栗色，这并不稀奇。在今天，马路上，你遇见十个人，若有两个还顶着一头未经漂染的正宗黑发，已经算意外了。但好在，她还没有傻到再去文眉文唇。我向来讨厌用繁复的人工仔细糟蹋天然的东西，假若 Rain 那张清秀的小脸上，躺着的是两条阴森森的“卧蚕眉”，大概我对她，就绝没有好感了。

我比较感兴趣她的职业。对于我这样把步走都当运动的懒人来说，有一个能够身轻如燕的真人在面前，真是非常非常羡慕的。虽然逢到电视里放什么吴桥杂技，我都毫不犹豫地翻台过去，但心理学家或许会分析，我那也许是出于妒忌。

饭局上的七八个人，都是普通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，所以，

闲闲的隔着些距离的话题里，我没有机会更多了解这个说自己英文名叫 Rain 的女孩。我和她坐对面位置，中间架了口热气腾腾的火锅，牛肉，粉丝，大白菜，在不同的筷子间起落，她的脸，晃动在那些冒着热气食物后面，有一点点的不真切。

第二次见到 Rain，还是在饭店。我和女友逛街累了走进去时，发现整个大堂热闹非凡，有人在举行婚宴。领班带我们坐到一楼半的位置，挨着雕花栏杆，整个一楼大厅倒是尽收眼底。喧嚣的场面，女友嫌烦，我倒觉得很有意思，像在免费看一场逼真的戏。婚宴很有档次，还请了一班人表演。在一个颇受欢迎的变钞票的魔术之后，Rain 出来了，穿红色的缀亮片的紧身服，画了浓妆，演一个顶碗的节目。我很奇怪自己，居然立刻的分毫不差的认出了她。在红色的喜气洋洋的背景里，Rain 旁若无人的认真演着，而台下，那些食客观众，偶尔地张望，并不在意。只有事先吃饱了喜糖的孩子，发出新鲜的真心实意的惊叹，两三记零零落落的掌声，Rain 的表演结束了。

第三次见到 Rain，在麦当劳。（呵，为什么我每次见到她，都在吃饭的地方？）我们坐在外面，端来托盘后，转身去洗手。通往洗手间的路是个狭长过道，摆了些单人的桌椅。不是正点就餐时间，因而没什么人，只有一个女子背着的身形，拿着手机，保持倾听的姿势，面前放着孤单的一杯粉红色奶昔。我洗手出来，居然，那个女子已经泪流满面，对着手机，哑哑的声音说了一句“但是”，便再也吐不出别的字来。这一刻的场景，像极了某个肥皂剧里的情节，我很动容，即刻在心底杜撰了一个有关恋爱的悲情故事。并且特意扭过头去仔细看，是 Rain！

只见过三次面的 Rain，却常常让我惦记，并且很费脑筋地猜想。除了她清秀的面容和杂技演员的身份，其他的，我一无

所知。其实，在发现是她痛哭的那一刻，我是多么想，自然地走上去，拥抱，陪她静坐。但是，我只能退回去，甚至不能观望。一个正把伤口裸着的人，绝不愿意另外有人看见的，并且我不能肯定 Rain 是否还记得我，尽管，我见过她三次，并且同桌吃过一顿莫名其妙的饭。

叫 Rain 的女子，那种相貌装束，都市里，人群中，你常见到。偶尔空白的下午，我捧着一杯热的白开水，趴在窗台上，看楼下范巷口人行天桥上的人群，向左走向右走，就忽然想起她来。想打个电话，跟别人讨论她，知道她从哪里来，知道她为什么学杂技，知道她爱情的结局，知道更多关于她的事情，拿起话筒，却不知道，在这个拥挤的城市，我该拨号给谁。

女子如菲

如菲是我的好友，我们曾经是同事。奇怪的是，在若干年不算短的同事期间，在我们的办公桌距离仅有0.8米的时候，我们却几乎不存在成为好友的可能。年龄相差无几，经历相似，性别相同，这些反倒成为相斥的磁场，让我们始终保持着面上的客气。但这不妨碍我心底对她的欣赏，古典的长辫与布裙，沉静个性，她的喜好全是我的喜好。她对我亦有同样感觉吧，偶尔交汇的一瞥，眼神里都有短暂的一闪而过的会意。

在我们平淡如水的同事期间，有过一次共同出差的机会，去北方的一座小城，我们住同一间房，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。除去公务，回到房间，我看当地的晚报，她看电视新闻，我开始搜索电视剧时，她则翻看带来的一本让我咋舌的厚厚的《顾准文集》。当我去当地有名的集贸市场买回几块极富民族色彩的土花布时，她则缩在房间里做着读书笔记，我把鲜亮亮的花布抖开给她看，她笑笑，并没有话好说。

很久以后，我们同时离开了那家单位，知道各自的去处，却并不联系。直到有一天，在大街上碰到，一阵惊喜，手居然

拉在一起，这才领悟，其实彼此心里一直都在惦记。于是，在离开共事的单位以后，我们反倒神奇地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。

如菲不算漂亮，但看上去相当舒服。简单的布衣，一份不加修饰的安分随意。并且她是那样上进的女子，尤喜读书，不惧怕考试，为着一个目标，能够不出声响地奋斗。对爱胡乱说笑的我，她总是耐心倾听，而后慢腾腾发表短评，三言两语，幽默异常。聪颖智慧到如此程度的女子，我叹为极品，又隐隐担忧着无人匹配。

偶然的机会，看见她认识不久的男友，我不问，心底欢喜，能让如菲接受的人，定是相当不俗了。隔了数月光景，她说，已经结束。那是十月底的夜晚，我们坐在光明影都前的宵夜排挡上，各人寂寂抱一瓶冰凉的酸奶。男子优秀且生于大富之家，思索再三，如菲还是选择放弃。是知己，但不适合婚姻，短痛好过长痛。她这样决然而又淡定地释疑。

在某一个欢天喜地的春节，如菲悄然奔赴南方的S城。大约所有优秀的大龄单身女子，都无可奈何地投奔那个城市宽容的怀抱去了。在S城，她有不错的工作和收入，仍然继续着读书，打来的长途电话，声音一如既往的平静，而我却不知怎样表述，总有不能遏制的难过，顺着线路一直爬到繁华的异乡。

我们渐渐少联系，甚至从她去了S城，便没有见过面。她绝少回来，偶然一次归乡，等我得知时她又翩然已飞去。但牵挂是永远悬系在心底的，我为如菲，设计了一百种人生故事，都是以再完美再通俗不过的团圆结局收梢。像我这样表面附和叛逆的人，内心总是传统的，终归希望她有个和美家庭，有个依靠肩膀，有个忠实爱人，小心呵护着，当她是久埋于尘世间的一枚淳朴美玉。

如菲，我焦急地为你四处张望，却仿佛看见，你在南方的天空下，微笑着，微笑着。